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邱卿雲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提要

臣等謹案文選六十卷唐顯慶中李善受曹
憲文選之學為之作註至開元六年工部侍
郎呂延祚復集衢州常山縣尉呂延濟都水
使者劉承祖之子良處士張詵呂向李周翰
五人共為之註表進於朝其詆善之短則曰

忽發章句是徵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
復精核註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旨趣則歸然
舊文祇謂攬心胡為析理其述五臣之長則
曰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
澄懷目無全文心無留意作者為志森然可
觀觀其所言頗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書首
進表之末載高力士所宣口勅亦有此書甚
好之語然唐李匡又作資暇集備摘其竊據

善註巧為顛倒條分縷析言之甚詳又姚寬
西溪叢語詆其註揚雄解朝不知伯夷太公
為二老反駁善註之誤王楙野客叢書詆其
誤叙王暕世系以覽後為祥後以曇首之曾
孫為曇首之子明田汝成重刊文選其子菡
衡又摘所註西都賦之龍興虎視東都賦之
乾符坤珍東京賦之巨猾問豐蕪城賦之衰
廣三墳諸條今觀所註迂陋鄙倍之處尚不

止此而以空疎臆見輕詆通儒殆亦韓愈所謂蚍蜉撼樹者歟其書本與善註別行故唐志各著錄黃伯思東觀餘論尚譏崇文總目誤以五臣註本置李善註本之前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有六臣文選之目蓋南宋以來始與善註合刻取便參證元明至今遂輾轉相沿併為一集附驥以傳蓋亦幸矣然其疏通文意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

不必竟廢之也田氏刊本頗有刪改猶明人
竄亂古書之習此本為明素衷所刊朱彛尊
跋謂從宋崇寧五年廣都裴氏本翻雕諱字
闕筆尚仍其舊頗足亂真惟不題鏤板訖工
年月以是為別耳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藏
宋本五臣註作三十卷為不失蕭統之舊其
說與延祚表合今未見此本然田氏本及萬
厯戊寅徐成位所刻亦均作三十卷蓋或合

或分各隨刊者之意但不改舊文即為善本
正不必定以卷數多寡定其工拙矣乾隆四
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式觀元始眇覲玄風

銑曰式用也眇遠也覲見也言用視太初遠見玄風

冬穴夏

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

濟曰茹蘊也言上古

巢居穴處飲食血肉蘊藉毛羽時人質樸文章未作

逮乎伏羲氏之王

去

天下也

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濟曰太古

結繩以理遠及也由從也及伏羲
畫八卦代結繩由是書籍生焉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翰曰天文日月星辰時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籍化

成謂化下

文之時義遠矣哉

翰曰美文功也

若夫椎直輪為大

輅

路

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

曾

作能

微增冰之凜

力何哉

向曰椎輪古棧車大輅玉輅寧安質樸增厚積深曾則微

無凜冷也言玉輅因椎輪生增冰由積水成然玉輅無質積水無寒何哉言何故如斯哉蓋自設疑問以發後

詞

蓋踵

腫

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

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向曰踵繼也厲嚴也物謂輅水也言因時變改增加華厲

不可
備知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四曰興去

五曰雅六曰頌

銑曰嘗試論之六義者謂歌事曰風

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政事曰雅成功曰頌各隨作者之志名也

至於今之作者異

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

良曰言今之述作者詩賦殊體不同古詩

隨志立名者也謂班固云賦者古詩之流

荀宗表之於前

濟曰荀卿宗玉為文章之首也

賈

馬繼之於末

翰曰賈誼司馬相如

自茲以降源流實繁

向曰降下也言荀宗

已下文章源流實繁

述邑居則有憑虛亡

無

是之作戒畋遊則有

長楊羽獵之制

濟曰張衡西京賦相如上林賦並託憑虛亡是以述邑居揚雄作羽獵長楊賦

以戒
政獵

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

去

魚蟲禽獸

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

銑曰言紀事詠物其流既廣不可盡載於此也

又

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

放湘南

銑曰言屈原秉節忠諒思慮深遠屢進逆耳時君不能從諫如流遂遭放湘水之南

耿介

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

音素 向曰耿介忠烈也壹鬱憂思也靡無也言無所申

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

良曰原既放逐懷石將自沈于

水故作懷沙賦以見志初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也

騷人之文自茲而作

銑曰原於是著

離騷離別也騷愁也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向曰

形見也九作詩者言其志也情發于內必見於言

關雎七麟趾止正始之道著

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

濟曰表出

也關雎麟趾詩之篇名也明正理也桑間濮上之音淫樂出于亡國風雅謂諒政事粲然喻明白也

自災

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

下

將著河梁之

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

翰曰漢火德故稱炎武帝居十

殊於古退傳謂韋孟傳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也降將謂李陵降匈奴蘇武別河梁上作五言詩

自此始也

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

彼並

區丘遇反取聲也

向曰文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言此已上各執一體互有興作亦猶鑣轡

雖異馳騁乃同
鑣轡排並也

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

向曰游揚揄揚

也謂揚其德業
讚其功成也

吉甫有穆

目

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

銑曰尹吉甫作頌曰穆若清風吳公子季札
聘魯觀周樂歎曰至矣哉此亦作頌之體

舒布為詩

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

良曰舒布猶張設也如彼謂吉甫也總成謂總

括而成也若此
謂今之詩頌也

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

翰曰箴所以攻

疾防患亦猶針石之針以療疾也
警弼輔匡正也言可以補闕輔正

戒論

去則析

洗理精微銘

則序事清潤

良曰析分也謂論之體也論則分別
精微銘則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美終

則誄發圖像則讚興

濟曰誄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
功而記之若有德者後世圖畫其

形為文以讚美也

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

向日詔者照也照人

之閭使見事宜誥者告也告喻令曉教者効也言上為下効令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表者思於內以表於外奏進也牋表飾也記之言志也書誓符檄之品帛祭悲哀之作

銑曰書者

如也序言如意曰書諸侯約信曰誓符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檄者繳也喻彼令繳然明白帛問也祭祀也悲蓋傷痛之文也哀者亦愛念之辭

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

濟曰答客

東方朔答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

篇辭引

以進序碑

碣誌狀

濟曰篇猶偏也偏述一章之事辭猶思也寄辭以遣思序舒也舒其物理碑披也披載其功美

也碣傑也亦碑類誌記其年代狀摹其德行

衆制鋒起源流間去

良曰鋒起間出

皆衆多也

譬陶匏

蒲包

異器並為入耳之娛

蒲

黻

甫

不同俱

為悅目之翫

向曰譬喻也陶瓊匏笙也白黑曰黼黑青曰黻言音聲彩色雖異耳目之翫不殊

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

緘

撫餘閒居多暇日

銑曰余昭明自

謂監監國撫撫軍也

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

軌

忘倦

向曰歷觀泛覽言徧涉文章之林囿也心遊目想謂慕之深也答曰影言日側不知其倦自

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

平

七代數

去

逾千祀

翰曰姬周姓也

眇焉悠邈言遠也七代謂自周至

梁也逾越也祀年也言數千年也

詞人才子則名溢於

縹

匹

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

相

帙

向曰縹青白色囊有底袋也用以盛

書細淺黃色也帙書衣盈溢言多也

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

太半難矣

濟曰略除也集取也蕪穢喻惡也清英喻善也兼倍也言文章之多若不去惡留善雖欲

倍加其功太半亦不能徧覽安能盡乎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

俱懸鬼神爭與

向曰與深也言周孔之書明並日月深如鬼神也

孝敬之准式

人倫之師友

銑曰倫理也言可為孝敬之法式人理之師友

豈可重

去以芟衫

夷加之剪截

良曰芟刈夷平剪刻截裁也豈可者言不可

老莊之作管孟之

流

濟曰老老子莊莊周管仲孟孟軻

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

之所撰又亦略諸

翰曰謂上老莊管孟之書以其無文並略而不取

若賢人之

美辭忠臣之抗直

濟曰忠正之臣抗直謂進直言謀夫之話下快辯士之

端

銑曰謀夫謀策之人也話善言也辯士辯捷之士也言端者辯士有舌端

冰釋泉涌金相

玉振

濟曰相質也振發聲也言金質玉聲

所謂坐狙

七

立議稷下

翰曰狙丘稷下

皆齊地之丘山也田已置館于稷下以延遊談之士

仲連之却秦軍

向曰秦將圖趙聞魯仲連

在趙秦為之退舍

食其饑

之下齊國

良曰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留

侯之發八難

去聲

銑曰張良封為留侯時高祖用食其之計將封六國後良以八難理之高祖

乃曲逆之吐六奇

銑曰陳平封曲逆侯從高祖平天下凡六出奇計

蓋乃事美

一時語流千載概

古

見墳籍旁出子史

銑曰概謂梗概謂大略也子謂

諸子史
謂史書

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

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裒

貶是非紀別入異同

銑曰春秋序云紀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裒

貶謂有德者褒之無德者貶之所以別同異

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

去之綜

作此
宗緝立

辭采序述之錯比

避

文華

翰曰讚以美事論言得失

也綜緝猶合綴也序序事述述史錯雜比次也

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

夫篇什雜而集之

濟曰什拾也言讚論用思深遠故與篇章同拾而集之

遠自周

室迄于聖代

良曰迄至也聖代謂梁也

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于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之

中各以時代相次

銑曰彙
類也

李善上文選註表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縉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揆叢雲之興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芳於絕代漢朝才子綜鞏悅于遙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駕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

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望
以招賢擥中葉之詞林酌前脩之筆海周巡縣嶠品盈
尺之珍楚望長瀾比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
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
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
撮壤崇山導洎宗海臣蓬衡叢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策
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末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
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

部願言註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
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奉
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十七日文
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上表

呂延祚進五臣集註文選表

臣延祚言臣受之於師曰同文底績是將大理刊書啓
衷有用廣化實昭聖代輒極鄙懷臣延祚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覽古集至梁昭明太子所撰文選三十卷閱
翫未已吟讀無數風雅其來不之能尚則有遣詞激切
揆度其事宅心隱微晦滅其光飾物反諷假時維情非
夫幽識莫能洞究往有李善時謂宿儒推而傳之成六
十卷忽發章句是微載籍述作之由何嘗措翰使復精

覈註引則陷於末學質訪指趣則歸然舊文祇謂攪心
胡為析理臣懲其若是志為訓釋乃求得衢州常山縣
尉臣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臣良處士臣張銑臣
呂向臣李周翰等或藝術精遠塵遊不雜或詞論穎曜
巖居自脩相與三復乃詞周知秘旨一貫於理杳測澄
懷目無全文心無留義作者為志森乎可觀記其所善
名曰集註并具字音復三十卷其言約其利溥後事元
龜為學之師豁若撤蒙爛然見景載謂激俗誠惟使人

伏惟陛下濬德乃文嘉言必史特發英藻克光洪猷有
彰天心是效臣節敢有所隱斯與同進謹於朝堂拜表
以聞輕瀆冕旒精爽震越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謹言
開元六年九月十日工部侍郎臣呂延祚上表

上遣將軍高力士宣口勅

朕近留心此書比見註本惟只引事不說意義略看
數卷卿此書甚好賜絹及綵一百段即宜領取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一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賦

甲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兩都賦序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

和帝大悅

班孟堅

善曰後漢書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

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銑曰扶風安陵人明帝修洛陽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固作兩都賦以諷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也諸引文

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向曰或者不定之辭昔成康沒而頌

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善曰周道既微雅頌並廢史記曰周武王太子誦立是為成王

成王太子釗立是為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稽耀嘉曰仁義所生為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稟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不作作興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翰

曰言成王康王既沒德澤不流詩頌都寢寢息也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

善曰漢書曰高

祖姓劉氏立為漢王滅項羽即皇帝位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也

翰曰高祖自漢王升為

天子故稱大漢日不暇給言不暇崇文化

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

善曰漢書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諱徹孝宣帝武帝曾

孫戾太子孫諱詢字次卿濟曰武帝宣帝始立禮官

考校

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

善曰史記宦者

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

大祕殿北以閣祕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

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銑曰金馬門宦者署漢時

有賢良並待詔於此石渠閣名主校祕書蕭何所造署

司也樂府聚樂之所協律都

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

尉武帝置之以考校律呂

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

善曰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論語興滅國繼絕世然文

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論語東里子產潤色之劇秦美新曰制成大經洪業也向曰鴻

大也言福祥徵應甚盛

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

善曰漢武

紀上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又曰上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又曰得寶鼎后土祠傍作寶鼎歌良曰薦神雀五鳳進也所獲祥瑞並令樂府作歌以進郊廟

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

漢書宣紀神雀元年應劭曰前年神雀集長樂宮故改年

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改故言語侍元馬濟曰並因瑞以為年號之紀紀記也

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

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常侍又曰虞丘壽

王字子貢以善格五召待詔遷為侍中中書又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臯字少孺上書北闕自稱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為郎又曰王褒字子淵上令褒待詔褒等數從獵擢為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為郎中遷中壘校尉向曰並以言語才華進為侍從之臣論思正

道獻納于上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

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

間作

善曰漢書倪寬修尚書以卿選詣博士孔安國射策為掌固遷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

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修家業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修春秋為博士後為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武帝謂之千里駒為宗正又曰蕭望之字長倩以射策甲科為郎遷太子太傅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翰曰謂間作文章

上德而盡忠孝

善曰廣雅曰抒添也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楚詞曰抒中情而屬詩國

語冷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也舒散情性成其文章通諷諫之道宣君上之德盡忠孝之心雍容揄揚著張慮於後嗣抑五臣有國家之遺美五字亦雅頌之

亞也

善曰說文曰揄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揚舉也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向曰雍

和容緩揄引揚舉嗣代亞次也言諷諭之事著于後代亦為雅頌之次故孝成之世論而

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善曰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諱驚字太孫良曰

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

而後大漢之文章炳

彼

焉與三

代同風

善曰蒼頡篇曰炳著明也論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馬融曰三代夏殷周

周同風

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

濟曰夷平隆盛也言代有平盛學者隨時

炳明也

精麤不可齊也

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

濟曰建立也言因時立德不以

古今易其法則

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

書其義一也

善曰尚書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詩魯頌曰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

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

奚斯所作也翰曰皋陶舜臣也奚斯魯公子咸作歌

頌以美國風及孔子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

修詩書並采而列之此銑曰稽考也如彼謂臯陶如此謂相如之輩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

家之遺美不可闕也濟曰班固自言作賦之事雖細微然先臣臯陶舊法國家歌頌遺美

不可闕之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峻城

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善曰蔡邕獨斷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言

之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

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

隍周禮曰圓遊之獸鄭玄曰圓今之苑向曰海內國

內也京師洛陽也浚深也隍城池也樹西土者老咸懷

巢曰苑畜獸曰圓言備制度不可奢也

怨思冀上之睦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

善曰

長安在西故曰西土尚書曰西土有衆向曰西土長安也長安人怨天子之居洛咸懷怨思冀天子西顧

濟

曰長安人欲天子往故咸稱西京之美言洛邑之陋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

所眩

縣曜銑曰極猶止也

折以今之法度

良曰言先作西都賦極陳

奢麗後作東都賦盛稱法度以折之

辭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

濟曰假為賓主以相問答時漢都洛陽故東稱主西

賓稱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

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

善曰孝經鉤命

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尚書曰厥既得吉卜乃經營東都
有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也鄭玄論語註曰輟止也張衛
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康安也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我
君接上下也銑曰皇大也經營猶構立也言漢初立
有意都洛陽輟止康安也我天子也言天子止于河洛
以為不安是以西遷上都上都西京向曰問主人聞
遷都之故見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
長安之制乎

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

善曰廣雅曰攄舒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蓄

積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翰曰攄舒也懷舊
都也畜積也幽情深情也皇道皇王之道弘大也漢京

長安也

賓曰唯唯

上聲

漢之西都在於雍州賓曰長安

善曰禮記

曰父召無諾唯而起漢書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
州漢興立都長安良曰唯應敬之詞濟曰漢稱長

安言可長

左據函谷二峭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善

安子孫

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鹽鐵論曰秦左殽函
韋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峭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
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表標也山海經曰華首之
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
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良曰函谷谷名其谷
似函故曰函谷二峭兩山名在秦東故曰左濟曰表
儀表也太華山在秦東終南山在前瞻望以為標表
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

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

率

涌其西

善曰長楊賦曰命
右扶風發人西自

褒斜梁州記曰萬石城汧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
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鹽鐵論曰秦右隴阨漢白麟

歌曰朝隴首覽西垠尚書曰導河自積石南至華陰
山海經曰涇水出長城北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向曰褒斜谷名隴首山良
日洪河大河也涇渭二水名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

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
區焉
善曰春秋文耀鉤曰
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左氏傳曰澗溪沼沚之毛漢書曰秦地九州膏腴揚雄
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
定居者也銑曰華實果木之實毛謂草木蒔滋如毛
之生於皮也腴肥沃田居九州之上言第一
濟曰言

四塞之險易為備
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

秦以虎視
善曰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西為橫孔安國尚
書傳被及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

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三成帝畿謂周秦漢也樂稽耀嘉
曰德象天地為帝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記曰周后

稷名棄克舜時為農師號后稷姓姬氏至孫公劉周之道興至文王徙都豐武王滅紂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陽政并六國稱皇帝周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濟曰橫被廣被也六合四方上下也三成周秦漢天子居之千里曰畿龍興喻德虎視喻暴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

善曰漢書曰漢元年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灞上又曰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雒書曰河圖命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尊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柱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成功在西故都長安濟曰受命天命也悟見也精五星也東井星秦分也高祖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協合也河圖河出圖也帝王符應故曰靈

奉春建

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戊卒妻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國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妻敬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又曰封張良為留侯蒼頡篇曰演引也天謂五星也人謂婁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德論曰天人並應毛詩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良曰皇大也此則天意人事合應以發我皇大明之德濟曰高於是睇希秦嶺賊俄北阜

挾胡蝶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善曰說文

曰睇望也秦嶺南山也漢書曰秦地有南山賊視也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以北山石為櫛張揖上林賦註曰豐水在鄠南山豐谷漢書曰灞水出藍田谷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長楊賦曰規億載孔安國尚書

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載年也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銑曰挾帶也灋灋二水名據依也龍首山名國謀也億載久遠也宏大

肇自高而終平

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

善曰漢書高祖

張晏曰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祖故特起名焉漢書孝平皇帝元帝庶孫荀悅曰諱衍漢自高祖至于孝平九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祚祚祿也銑曰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世世增修飾故至窮極

奢侈建金城之萬雉呀

呼

周池而成淵

善曰鹽鐵論曰秦四塞以為固金城

千里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貌說文曰城有水曰池向曰言立此城基固如金呀大也言城下池周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善曰周禮

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玄曰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銑曰披開也三條三達之路面三門四面十

門二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遂分人

不得顧車不得旋闐田城溢郭旁流百廛除連紅塵四合

煙雲相連善曰說文曰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通謂之衢字林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漢宮闕

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鄭玄周

禮註曰金玉曰貨薛綜西京賦註曰隧列肆道也鄭玄

禮記註曰填滿也與闐同又曰廛市物邸舍也李陵詩

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濟曰且千言多也隧市

中道闐滿也滿溢城郭流出百廛五訟曰於是既庶且

廛良曰言人衆廛合火煙與雲相連

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

肆侈於姬姜

善曰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詩曰惠

我無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女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富人則商賈為利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倣効羞不相及鄭玄周禮註曰肆市中陳物處也左氏傳曰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銑曰庶眾也既眾又富競為娛樂無有疆畔言此都士女麗美過於五方曰遊士遊人也皆僭于公侯車服肆市也市中婦人服飾奢侈過于姬姜

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連交合眾騁騫

務

乎其中

善曰莊子曰治州閭鄉曲史記魏公子無忌曰平原之遊

徒豪舉耳文子曰智過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傑則游俠通姦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

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為相封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辭曰朝聘騶乎江皋說文曰騶直馳也騶亂馳也濟曰豪舉謂豪俠之人自相稱舉以誇矜遊俠謂輕死重義之人原平原君嘗孟嘗君春春中君陵信陵君並招致賓客競為奢侈言鄉曲之人名節與之相次翰曰騶猶馳逐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

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紆

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

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

萬國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王國百里為郊漢書曰宣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

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蒼頡篇曰紱紱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相丞相也漢書韋賢為丞相徙平陵車千秋為丞相徙長陵黃霸為丞相徙平陵平當為丞相徙平陵魏相為丞相徙平陵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為御史大夫徙茂陵蕭望之為前將軍徙杜陵馮奉世為右將軍徙杜陵史丹為大將軍徙杜陵然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更名洛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長安皆為五均司市稱師三選謂選三等之人七選謂遷于七陵也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又元帝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遣人陪陵自元以上正有七帝也春秋漢含尊曰強

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猶枝也左傳曰魯諸大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良曰浮行也宣帝

杜陵文帝霸陵在南高惠景武昭帝此五陵皆在北

銑曰名都謂近都之縣對郭與京都相對故云邑居相

承士人多宅于此故稱英俊之域絃冕士人服飾興起

也向曰如雲言多也七相謂車千秋黃霸王商王嘉

韋賢平當魏相五公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公

侯御史大夫將軍通稱爲公馬與豪傑之士貨殖之人

同遷於陵五都臨淄邯鄲南陽宛洛蜀也貨殖爲貨富

之家三選一曰七相五公二曰豪傑三曰貨殖七遷爲

徧徙居七陵充供奉也七陵則上所謂杜霸二陵及五

陵銑曰強幹強帝室弱枝弱諸侯杜其上都以臨萬

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

力

諸夏兼其所有

善曰漢書曰雒

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又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卓犖或作連蹠連音卓蹠呂角切論語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翰曰卓犖起 其陽則崇山隱天
絕也言諸夏起絕兼郡國而有之

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善曰上林賦曰崇山從
龍崔嵬揚雄蜀都賦曰

蒼山隱天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
谷也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漚以西都
涇渭之南北謂天下陸海之地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
田 濟曰海者富有如海故言陸海珍藏謂美玉出藍

田 商洛緣其隈於鄠戶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善曰漢書弘農郡有商縣上雒縣扶風有鄠縣杜陵縣
說文曰隈水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又曰澤鄠

曰陂停水曰池 濟曰商洛山名 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

蜀

善曰言秦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漢書曰秦地
南有巴蜀廣漢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爾雅曰邑

外曰郊外曰野翰曰言水物雜出與蜀相類故云近蜀

其陰則冠古以九峻紅

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古淵雲

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

善曰漢書谷口縣九峻山在西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

國比有甘泉谷口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

令甘泉作延壽館通天臺漢宮闕疏曰甘泉林光宮秦

二世造漢書曰王子淵為甘泉頌又曰揚子雲奏甘泉

賦銑曰九峻山名上有九峯冠猶戴也甘泉山名漢

置宮於上以祈祀故言靈宮良曰秦漢之君皆於此遊觀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

提

五臣作隄

封五萬疆場

亦

綺分

五臣作紛

溝塍

乘

刻鏤原隰龍

鱗決渠降雨荷插

楚

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

普

茶

五臣

作敷

紛善曰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無令東伐地
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
並北山東注洛溉閼閼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稅一鍾
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秦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
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舉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
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
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韋昭曰積
土為封限也毛詩曰疆場有瓜周禮曰十夫有溝鄭玄
曰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爾雅
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周禮曰以五穀養民漢書音義
韋昭曰黍稷菽麥稻也毛詩曰實穎實粟毛萇曰穎垂
穎也小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鋪布也王逸楚辭注
紛盛貌也蔡與紛通銑曰源本也言人賴此以為衣
食濟曰隄積土也封限也疆場畔也溝小渠塍畦界

陽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綺紛刻鏤龍鱗皆地之畦疆
相交錯成文章銑曰渠以灌苗故比雨揄可致水故
比雲挿鉢也翰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在潰胡渭洞
穎穗也敷紛盛貌

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善曰言通溝大漕既達河渭又可以汎舟

山東控引淮湖之流而與海通其波瀾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蒼頡篇曰潰旁決也說文曰洞疾流也國語曰秦汎舟于河歸糴於晉史記曰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泗會
翰曰潰洞皆通也漕水運也言東郊有溝通于河渭汎舟可以通山東之運亦與淮湖海通波瀾

西郊則有上

圃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力以周牆四百餘

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善曰上圃禁苑即林

苑也羽獵賦曰開禁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鄭玄
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漢書有蜀郡漢中郡繚繞也
三輔故事曰上林連鄠四百餘里離別非一所也上林
賦曰離宮別館彌山跨谷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
通白鹿原毛詩曰王在靈沼良曰麓山足也有水曰
澤無水曰藪陂池旁顏貌蜀漢秦川二郡名言林苑旁
顏連此二郡濟曰繚繞也周牆謂苑牆周匝四百餘
里言廣也離宮別館謂天子行處別署所至之處皆有
池沼故言往往
稱神靈美之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

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

善曰漢書宣帝詔曰九真獻奇獸晉灼漢書注曰駒形
麟色牛角又武紀曰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
血馬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又曰條枝國臨西海
有大鳥卵如甕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子虛賦曰東注巨海向曰踰越過也三萬里言所從來遠也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

膚太紫之圓方

善曰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

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揚雄司命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制春秋合誠圖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宮大帝室也向曰言建宮室方圓取象天地經南北也緯東西也言東西南北合陰陽之法良曰坤地也言得地靈中正之位放學太微紫微星宮以為規塋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

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勢

汾棨老以布翼荷棟桴敷

而高驤

音相

善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曰蕭何作未央宮

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䟽龍首

山土作之然殿居山上故曰冠

云坪蒼曰瓌璋珍琦也

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

廣雅曰有翼曰應龍

爾雅曰蠲竦虹也說文曰替複屋棟也

椽椽也言棟上布

也爾雅曰棟謂之桷

翰曰中天言高及天半華麗也

豐廣也冠山言未央殿在龍首山上如首戴大冠

濟

曰瓌美究盡抗舉也因美材盡奇巧舉應龍之象梁曲

如虹故言虹梁

椽如翼也驤舉也

向曰替椽皆棟也

謂虹梁荷負而舉

雕玉璣

作璣土見切

以居楹裁金璧

以飾璫

當發五色之渥

學

彩光燭

朗以景彰

善曰言

璫以居楹柱也爾雅曰玉謂之雕郭璞曰治玉名也廣

雅曰璫璫也璫與璫古字通說文曰楹柱也上林賦曰

華櫟壁璫韋昭曰裁金為壁以當櫟頭毛詩曰顏如渥

丹鄭玄曰渥厚漬也字林曰爛火貌也良曰雕刻楹

柱也瑱柱下石也璫楹頭飾也渥潤也言刻玉為柱

石以金壁飾楹端潤以五色光焰朗然景影彰明也

是左城則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鐘虞

巨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善曰七略曰王者宮中必左

九太極乃有陞堂則有階無陞也左城右平平者以文

埽相亞次也城者為陞級也言陞級勒城然王逸楚辭

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曰南面三

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毛萇

詩傳曰閨門內也史記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

陽銷以為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中徐廣曰

鐻音巨毛詩曰設業設虞毛萇曰植曰虞與鐻古字通

三輔黃圖曰秦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濟曰城

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為級重軒謂重欄
千三階言南面之階有三閨房小室也周通猶偏通也
門大門闔中門洞開言相當也向曰鐘虞鐘格仍增
也秦始皇銷兵器鑄金人十二置於門右閨門也

崖而衡闕

胡

臨峻路而啓扉

善曰爾雅曰仍因也仍或為炭非也孔安國論語注

曰闕門限也又曰峻高大也爾雅曰闕謂之扉銑曰仍因也衡闕門限也言端門因龍首增崖以為限峻路大路也啓開也扉門扉
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開館煥若列

宿紫宮是環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徇徇也爾雅曰室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又曰四方而高曰臺

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向曰寢寢室崇臺高臺閒館閒居之館濟曰言太極殿旁諸臺館煥然似鈎陳諸星環遠紫微宮
清涼宣

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丹

論

善曰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

仙殿孔安國尚書傳曰殫盡也長年亦殿名向曰宣者宣明殿溫者溫室銑曰金華而下並殿名殫盡也

增盤崔

族

鬼

五

登降炤

音

爛

力

殊形詭

軌

制每各異觀

乘茵

因

步輦惟所息宴

善曰

毛萇詩傳曰

崔高大也王逸楚辭注曰鬼高也廣雅曰炤

明也爛亦明也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

茵四人輿以行鄭玄禮記注曰茵蓐也周易曰君子以

嚮晦入宴息濟曰增盤閣名崔嵬高大貌登降照爛

謂上下俱光明詭制言形制詭譎異於常見良曰茵

褥也輦大車言後宮或行于茵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

或載于輦所至之處皆可宴息

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蔭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

蕙草駕鸞飛翔之列

善曰漢書曰詔掖庭養視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宮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漢書曰班婕妤居增城舍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官闕名曰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駕鸞殿飛翔殿餘亦皆殿名

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肘腋椒房以椒塗壁后妃居之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

濟曰合歡而下並殿名

呈材牆不露形裛

於業

以藻繡絡以綸

五臣作編

連隨侯明月

錯落其間金釭

古雙

銜壁是為列錢翡翠火齊

慈計

流耀含

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弟絕辛為昭儀居昭陽舍其壁帶往

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音義曰謂璧中之橫帶也引漢書注云音義者皆失其姓名故云音義而已說文曰釭轂鐵也列錢言金釭銜璧行列似錢也說文曰衰纏也又曰綸糾青綠綬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李斯上書曰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青曰翠韻集曰玫瑰火齊珠也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楚有和璞而為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隨侯為明月許慎以明月為夜光班固上云隨侯明月下云懸黎垂棘夜光在焉然班以夜光非隨珠明月矣以二者合為一寶經曲不載夜光本末故說者參差矣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吳都賦曰隨侯於

是鄙其夜光鄒陽云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
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

夜光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向曰昭陽殿名成帝

作也特獨也呈亦露也褰纓絡繞也言皆以藻繡編絞

纓繞不露其土木濟曰隨侯得大珠色如明月錯落

分布珠貌金釭燈蓋也鈿璧於中故言銜行列於室有

似列錢向曰翡翠鳥羽也火齊珠也懸黎垂於是玄

林皆壁也夜光亦珠也英明也言流光含明也於是玄

墀釭叩砌且玉階彤庭硯而碱威綵綴直琳珉旻青熒

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善曰漢書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

然墀以髹漆故曰玄也鈿砌以玉飾砌也說文曰鈿金

飾器廣雅曰砌祀也說文曰砌石之次玉也碱硯類也

鄭玄禮記注曰綴密也郭璞上林賦注曰珉玉名也張

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廣雅曰珊瑚珠也淮南子

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曰碧青石也韓詩曰曲

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銑曰玄墀以漆飾墀墀階

也鈿砌鏤砌也玉階以玉飾階形赤色也以彤漆飾庭

磧玳玳石之次玉也綵綴言色密也琳玉名青瑩光也

良曰珊瑚碧樹寶樹紅羅颯蘓合纚綺綺組賓匹紛精

也阿曲也言生於庭曲

曜華矚俯仰如神

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颺纚長袖貌也說文曰綺文縉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組紱也楚辭曰佩纁紛其繁飾王逸曰纁紛盛貌也

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于櫺

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向曰言宮中美人也颺纚

長袖貌纁紛盛貌言精光可燭曜俯仰之態其猶神人

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徒結貴處乎斯列

者蓋以百數

善曰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又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

稱夫人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嫔
娥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
視千石充衣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
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
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毛詩曰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
繁華時樹本方言曰迭代也姪音刑 濟曰言後宮有
十四等謂昭儀婕妤姪娥容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
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也窈
窕美貌迭也蒙寵貴者蓋百數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

善曰尚書曰百寮師師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

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
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
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孔
安國尚書傳曰謀謨也 向曰寮官也言朝廷百寮之

位即有丞相蕭何曹參
魏相邴吉等為謀于上

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

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

舒亦反善曰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易

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宋衷曰此赤允者謂漢高
帝也黃者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也孟子曰君子創業
垂統為可繼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長楊賦
曰今朝廷出凱悌行簡易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
任政者並施螫毒螫行毒也濟曰統理也言佐命輔
翼以成理化流布也蕩滌也謂布大漢愷悌之德滌亡
秦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
之風

祖宗膏澤洽乎黎庶

善曰孔叢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

且由應之況百獸乎漢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
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淨人以寧一又景帝詔曰詩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申屠嘉奏曰高皇帝宜為太祖孝文帝宜為太宗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孟子曰膏澤下于民孔安國尚書傳曰黎庶也翰曰斯人謂此上人也楊舉也樂樂和之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聲祖宗先君也黎庶衆民也

命夫惇

教

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善曰三輔故事天祿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石渠閣亦在大秘殿北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他皆類此爾雅曰惇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誨教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安國尚書傳曰稽考也濟曰天祿石渠閣名藏典籍之處銑曰惇勉也誨教也言勉教也故老名儒師傅並先生稱也稽考也考校典籍之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五臣大雅宏達於茲為

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善曰漢書曰嚴助為

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史記曰金馬門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馬漢書曰司馬相如之倫皆辯智閑達元元本本謂得其元本也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孝經鈞命決曰丘撮祕文銑曰承明廬名宏大也著作著述之所大雅大達君子于此為羣元元本本謂典籍根本殫盡也洽徧也濟曰啓開也校理幽秘之文周以鈞

陳之位衛以嚴更

平

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

孝

善曰樂叶圖曰鈞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薛綜西京賦注曰嚴

更督行夜鼓也漢書曰奉常掌宗廟禮儀五經博士皆屬焉又曰匡衡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又曰秦分天下

為郡縣又曰興廉舉孝也 翰曰鉤陳星名衛紫微宮

今離宮別衛以取象焉嚴更言嚴肅理更也 向曰總

羣皆聚也言聚甲科 虎賁 奔 贊 章 衛 衣 闥 淹 尹 閭 寺 陛 戟

廉孝之人列於禁衛 善曰尚書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贊猶

百重各有典司 綴也周禮曰內小臣奄上士又有閭人

寺人漢書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也

銑曰虎賁武士贊衣猶綴衣闥寺皆刑餘人掌宮禁門

戶言此等人於階陛之下使執戟 周 廬 千 列 徼 道 綺

陳列百重也司主也言各有所主

錯輦路經營修除 五 臣 飛 閣 自 未 央 而 連 桂 宮 北 彌 明

光而亘長樂陵塏 丁 鄧 反 道 而 超 西 墉 棍 胡 本 反 五 建

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 孤 稜 登 而 棲 金 爵 善

文選 三十

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漢書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廬漢書曰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循禁備盜賊輦路輦道也上林賦曰輦道纚屬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漢書曰高祖至長安蕭何作未央宮三輔故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毛萇詩傳曰彌終也方言曰亘竟也亘與絙通漢書曰高祖修長樂宮薛綜西京賦注曰堦閣道也毛萇詩傳曰墉城也方言曰棍同也與混同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又音義應劭曰觚有隅者說文曰稜枹也與觚同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然金爵則銅鳳也翰曰周廬設卒周衛以直宿也徼道循禁道也輦路樓陛也修長也桂宮宮名明光殿名長樂宮名彌終也亘竟也言長途飛閣從未央長樂以相連接鈇曰堦閣道也超出墉城混通也閣道出城通達建章宮宮與外相屬向曰鳳闕闕名也南有壁門觚稜闕角也角上棲金爵金爵鳳也

內

則別風嶠慈遙嶠牛條眇麗巧而聳五臣作疎擢張千門而立萬

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

經駘殆盪而出馭蘇合娑蘇可洞枌烏詣以與天梁上反宇

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善曰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闕中記曰折風一名別

風廣雅曰嶠嶠高也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

殿度高未央然前殿即正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嵬以造

天其高臨乎未央高之甚也崔嵬高貌也闕中記曰建

章宮有馭娑駘盪枌詣承光四殿天梁亦宮名也爾雅

曰蓋戴覆也激日景而納光言宮殿光輝外激於日日

景下照而反納其光也向曰言高疎而擢出良曰

闔閉也言宮殿千門萬戶皆夕閉朝開夕為陰朝為陽

正殿路寢也濟曰言宮殿光色與日景相激射而入

室宮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逸雲雨於太半虹

霓迴帶于焚汾楣眉雖輕迅與僂照狡古猶愕五眙吏

而不能階善曰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公羊傳曰躋者何躋升也王蒼

曰軼從後出前也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

太半尸子曰虹霓為析翳說文曰焚複屋棟也爾雅曰

楣謂之梁方言曰僂輕也鄭玄禮記注曰狡疾也字書

曰愕驚也字林曰眙驚貌銑曰神明臺名特獨也偃

蹇高貌躋升也軼過也太半三分有二雄曰虹雌曰霓

楣檻也言此臺高而上升三分過雲雨之上虹霓迴帶

於焚楣言縈曲若佩帶于楹檻愕眙驚貌階升也攀井

輕迅僂狡謂捷疾也言捷疾之人亦驚懼不能升攀井

幹寒而未半目眩胡轉而意迷捨櫺靈檻胡而卻五

編轉而意迷捨櫺靈檻胡而卻五

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

況往

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

善曰

漢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司馬彪莊子注曰井幹井欄也然積木有若欄也蒼頡篇曰眩視不明也說文曰櫺楯間子也王逸楚辭注曰櫺楯也說文曰稽留止也長門賦曰神恍恍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恍失意也翰曰井幹樓名稽留也言此樓高升之未半目眩意迷櫺楯欄也捨欄倚立若已墜矣而復留止魂神失度下就低處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角

道以縈紆又杳窳

他鳥

而不見陽

善曰廣雅曰懲恐也楚辭曰寤從容以周流聊

逍遙而自恃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曰甬道飛閣複道也說文曰縈紆猶回曲也又曰杳杳窳也廣雅曰窳窳深也窳與杳同毛萇詩傳曰陽明也翰曰言恐懼不敢登望下而彷徨若不忍去

也杳窅深也言步此甬排薄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

道迴曲深邃不見明也

表似無依而洋洋善曰廣雅曰排推也闥門闥也楚辭

洋洋無所歸貌良曰飛闥言臨空如飛也表外也言

自閣道排門出望若目見天外洋洋然不知所歸

前

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傷楊波濤於碣石激神

岳之蔣蔣

七羊濫

方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善曰漢書曰建

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
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
仙山如淳曰唐庭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蒼頡篇曰
濤大波也尚書曰夾石碣石入於河孔安國曰海畔山
也毛詩曰應門將將說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渤海之中
有大壺其中有山一日岱與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

瀛洲五曰蓬萊 濟曰碣石海畔山唐中太液皆池名
以象滄海湯湯然若揚波濤於碣石之下神岳即碣石
也蔣蔣水激山之聲又于池為三山象
瀛洲方壺蓬萊蓬萊在二山之中央 於是靈草冬榮

神木叢生巖峻峭

由自 崒 慈律

金石崢嶸

耕仕

木靈草

謂不死

藥也史記曰三神山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杜預左氏傳
注曰巖險也說文曰峻峭高也峭高貌也爾雅曰崒者
屈巖也郭璞方言注曰崒嶸高峻也 濟曰靈草
神木言美也冬榮言不凋落峭崒崒崒高峻貌 抗仙

掌以承露擢

達卓

雙立之金莖軼埃壒

於害切

之混濁

鮮顥

胡

氣之清英

善曰言承露之高也漢書曰孝武又

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方言
曰擢抽也金莖銅柱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許慎淮
南子注曰竭埃也鮮潔也楚辭曰天白顥顥說文曰顥

白貌鮮或為釐非也 銑曰抗舉也金莖銅柱也作仙人掌以舉盞於其上軼過也鮮潔也顓白也言過埃塵之上以承潔 騁文成之丕誕徒 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白清英之露

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

善曰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言樂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將軍毛萇詩傳曰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銑曰丕大誕猶術也言馳騁二人之大術法廣為宮觀庶使赤松子王喬遊焉此實列仙所館之處非我常人之所安 爾乃盛娛

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苦革狄耀威靈

而講武事

善曰史記相如封禪書曰斯事天下之壯觀禮記曰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又曰孟冬之月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毛詩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濟曰言其娛樂以壯觀望也囿有獸處言講武於

此以威戎狄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田飛

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

善曰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又曰華陽

黑水惟梁州然則南方多獸故命使之枝乘苑園賦曰翺翔羣熙交頸接翼向曰言南多鳥西多獸荊人知

鳥梁人知獸故命使之毛羣獸類飛羽鳥類接翼側足言多也禁林苑也屯聚也

水衡虞人修

五臣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

善曰周禮川衡鄭玄曰川流水也衡平其

大小也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銑曰水衡虞人掌山澤之官營表謂正行列也種別羣分言部曲各果浮網連紃胡萌籠山絡各野列卒周匝星羅有所主

雲布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罟紃罟之網也方言曰絡統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韓子曰雲布風動濟曰罟獸網也結網綱也籠絡猶圍繞列卒周匝謂徧列士卒星羅雲布言衆也於是衆

驚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善曰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謀

瀆言之故託於衆輿也又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園簿有法駕司馬彪曰法駕六馬也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廉館濟曰言帥百遂繞豐鄠浩歷上蘭六師發官自飛廉館而入苑

逐百獸駭彈震震

之燐燐藥

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

反覆蹂

汝力振

其十二三乃拗

於怒而少息

善曰世本曰武王在

鄴鄩杜預

左氏傳注曰鄴在始平鄠縣東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鄩同三輔皇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尚書

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震燐燐光明

貌也字指曰條燐燐電光也說文曰電陰陽激耀也漢書

曰一敗塗地廣雅曰塗汙也說文曰覆猶傾動也字林曰蹂

踐也說文曰躡躡也躡與躡同拘猶抑也銑曰言天

子縱六軍逐百獸駭驚踐躡禽獸十

分殺其二三抑士卒怒以少息焉爾乃期門飲次飛

列刃攢

官作候

要

腰決

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

不虛倚

已

弦不再控

空

矢不單殺中必疊雙

善曰漢書武帝與北

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又曰攸飛掌弋射
蒼頡篇曰攢聚也攢與鑽同面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鏃
廣雅曰跌奔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說文曰倚
偏引也又曰勾奴名引弓曰控控引也良曰鏃稍類
跌奔也言期門攸飛之徒列刃攢鏃要奔禽獸絲網也
鋒兵刃也觸值皆著也謂鳥獸驚而自著絲網機弩牙
也倚發也不虛發言必中也控引也弦
不再引言射者不再引弓一發中雙
飈飈 樓 紛紛矰

曾繳酌

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善曰飈飈紛紛衆多
之貌說文曰飈古飈

字俾姚切周禮曰矰矢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
高也說文曰繳生炤縷也 飈曰飈飈紛紛中物貌矰

繳箭上加縷而射相纏謂多也
風毛雨血言毛血雜下如風雨

平原赤勇士厲猿狖秀

失木豺狼懾

章 獵竄

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猿似獼猴而
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篇曰狢似狸

爾雅曰豺狗足郭璞曰脚似狗也說文曰狼似犬銳頭
白頰淮南子曰獾狢顛盛而失木鄭玄毛詩箋曰懾懼

也向曰平原赤言血染勇士猛
士也厲嚴整也失木懾竄驚懼也
爾乃移師趨五臣作赴險

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似觸蹶居位反善曰爾雅

伏就穢字書曰穢蕪也爾雅曰兕似牛廣雅曰蹶蹶跳
也蹶徒帝切跳達彫切濟曰謂移師旅以就深穢言

虎兕窮迫自相觸突而顛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制猗几標匹狡扼

於猛噬誓脫角挫祖豆徒搏獨殺所界切善曰

說文曰捉搯也搯與扼古字通王弼周易注曰噬齧也
鄭玄禮記注曰挫折也何休公羊傳曰脰頸也爾雅曰

暴虎徒搏也郭璞曰空手執曰搏翰曰許少古捷人
秦成壯士也猗執也標狡捷獸猛而噬人挫折脰頸也

徒搏空手搏也言使捷壯士搏之或脫其角或折其頸而殺之挾師豹拖徒能螭曳

犀犛

狸

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

宜

蹶嶭

五臣作礮

巖巨

石頽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

善曰爾雅曰狻猊如號貓

食虎豹郭璞曰即師子也狻猊先九切猊五美切號音棧

貓音苗說文曰拖曳也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歐陽尚書

說曰螭猛獸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犀似水牛而豬頭黑

色有三蹄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又曰犛

黑色出西南徼外又曰象獸之最大者也長鼻大者牙

長一丈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毛萇詩傳曰嶭巖石高

峻之貌也說文曰仆頓也爾雅曰殄盡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夷殺也翰曰師豹熊螭犀犛象羆言猛大獸也

挾拖曳頓皆持擻貌洞壑深壑峻高也言越深壑高崖

巨大頽落仆倒摧折也言蹶嶭巖令大石下落擊其松

栢草木摧倒無餘也殄盡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也夷殺也謂盡殺禽獸也

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于原野蕭條目

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

慈夜切 善曰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

度曰以玉飾因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爾雅曰閭謂之臺有木謂之榭羽獵賦曰三軍忙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銑曰屬玉館名長楊宮名榭謂臺上有木於是天子登此臺榭觀山川之形體士卒殺獲原野蕭條盡望四裔無草木但有禽獸相枕而死 然後收禽會衆

論功賜胙

祚

陳輕騎以行包茅

白

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

食舉烽命爵

善作醕子曜切 詩曰魚之燔之

善曰左傳曰歸胙于公 毛萇曰以毛曰魚子虛賦

曰割鮮染輪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方言曰

烽虞望也郭璞曰今烽火是也說文曰醕飲酒盡也

銑曰言收所獲之禽會師衆以論功賜胙賜其餘魚炙

肉言以騎行衆以車載酒燕割鮮以饗士卒烽燧火也

言舉火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善曰禮記

以促飲天子之車也白虎通曰天子大路周禮曰中車掌玉輅

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鄭玄曰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

鈴也濟曰饗賜謂士卒也勞者厚之逸者薄之故

言齊大輅天子車鑾車上鈴也容與徘徊順動也

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

之無涯宜茂樹蔭蔚芳草被隄都蘭茝改發色眩眩于

猗猗若橘勅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善曰三輔黃圖曰

上林有豫章觀漢

猗猗若橘勅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

上林有豫章觀漢

猗猗若橘勅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

上林有豫章觀漢

猗猗若橘勅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

上林有豫章觀漢

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

石人牽牛織女象毛詩曰倬彼雲漢蒼頡篇曰蔚草木

盛貌說文曰隄塘也爾雅曰芹蒹蘼蕪郭璞曰香草也

漢書曰華晧晧固靈根說文曰晧草木白華貌毛詩曰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長曰猗猗美貌說文曰猗舒也

揚雄蜀都賦曰麗靡檠燭若揮錦布繡濟曰豫章館

名也言集此館武帝鑿昆明池作牽牛織女於左右以

象天河言廣大猶雲漢無涯際向曰蘭茝香草也晧

晧花色貌猗猗美貌猗舒也言草樹花色美鳥則玄鶴

威如舒布錦繡燭耀於塘陂陂即昆明池

白鷺黃鵠胡鵠鵠交鵠貫鵠倉鵠括鵠保鵠倪鳬鷺鵠烏鴻

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善曰上林賦曰鴈鵠也爾

鵠爾雅曰鷺春鋤郭璞曰白鷺也說文曰鵠黃鵠也爾

雅曰鵠頭鵠郭璞曰似鳬鵠烏紋切毛長詩傳曰鵠水

次子曰

文選

鳥也。爾雅曰：鷦鷯，鷽鷽也。郭璞曰：即鷽鷽也。郭璞上林賦

注曰：鷽鷽似鷽鷽，無後指。杜預左氏傳注曰：鷽水鳥也。爾

雅曰：舒鳬，鷽毛。葛詩傳曰：鳬水鳥。鄭玄詩箋曰：鷽鳬屬

毛。葛詩傳曰：大曰鷽，小曰鷽。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

集霧散衆多往來貌。於是後宮乘輦，輦輦登龍舟，張

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澹，敢浮善曰

曰：輦，卧車也。淮南子曰：龍舟，鷽首浮吹以虞。相子新論

曰：乘車，玉瓜。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上林賦曰：乘法駕

建華旗，高誘淮南子注曰：祛，舉也。劉歆甘泉賦曰：章黼

黻之文，惟澹澹蓋隨風之貌也。向曰：後宮后妃之屬

輦，輦卧車。龍舟，畫龍於舟。鷽蓋，蓋名。華旗，彩旗也。祛，舉

也。黼，惟繡，惟也。鏡，照也。靡，隨也。微風，輕風也。澹，淡浮貌

也。黼，惟繡，惟也。鏡，照也。靡，隨也。微風，輕風也。澹，淡浮貌

權直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警厲天鳥羣翔魚窺淵

善曰方言曰楫謂之權說文曰謳齊歌也漢武帝秋風
辭曰簫鼓鳴兮發權歌爾雅曰越揚也聲類曰營音大
也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說文曰翔回飛也
方言曰窺視也良曰震動越揚營大厲附也權女謳
舟人歌也言舟女歌與鼓吹齊動其聲大若
附於天也鳥聞驚起而飛魚聞窺淵而沈招白鵝下

雙鵠揄

五臣作投同音頭

文竿出比目

善曰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

一雙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羸曰臣能虛發而下鳥
投與揄同說文曰揄引也文竿竿以翠羽為文飾也毛
詩曰翟翟竹竿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
行其名謂之鰈他合切良曰招取也投引也撫鴻

璽

街

御璽

曾繳酌

方舟並騫

務免

俛免

仰極樂

善曰爾雅曰繫謂之

璽璽璽也竹劣切郭璞曰繫音壁爾雅曰大夫方舟郭
璞曰併兩船莊子曰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

俯也 濟曰撫持鴻大量綱方並也言
持網繳射並舟而驚俯仰以盡其樂

遂乃風舉雲搖

浮遊溲

普

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涉岐雍

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薄

迫也河黃河也華華山也漢書右扶風美陽縣有岐山
又右扶風有雍縣也 翰曰言如風雲之搖舉也溲覽
徧覽也岐岐山雍雍縣言此中宮館百有
餘所朝夕行止不改易其儲蓄供具也 禮上下而接

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

善曰

尚書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又曰望于山川列子曰
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亂歟堯乃微服遊
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漢書曰宣帝頗好儒術王褒與張子喬等並侍

詔所幸官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 銑曰
上下謂天地也究盡也休美也佑福也言禮天下山川
之神以盡美福之用遊童歡謠即采之
從臣獻嘉頌者以高下序之次第也 於斯之時都都

相望^七 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

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古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六

工用高曾之規矩桀乎隱隱各得其所^{善曰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

漢書音義如淳曰今隴西俗麻田歲歲糞種為宿疇也
尚書曰濬畎澮孔安國曰廣尺深尺曰畎淮南子曰古
者至德之時賁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
循其道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農人有工人
濟曰言此時都邑繁多以相連屬也國諸侯國也言
籍十世餘址也夫夫稱家亦承百年職業士但食先人

舊德族蔭而已農謂農人先疇先人畎畝修理也鬻賣也言商人理代族所賣之物工巧人亦用曾祖高祖之法則聚乎隱隱明盛貌得其所言不失業

若臣者

翰曰臣男子之賤稱古人謙退皆稱之此賓之自謂

也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

能徧舉也

濟曰徒但也舊墟故居也言我但觀故居之迹聞故老之言十分之中未能知其一端故

不能周徧舉之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

矜夸館室

五臣作官館

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

觀大漢之云為乎

善曰論語曰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漢書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嗜慾故謂之俗

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漢書曰婁敬曰秦帶河阻

山史記曰秦武王卒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又曰

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始皇帝 鮑曰喟然歎聲主將

荅賓故先歎也痛乎傷痛之辭言賓生於漢代當有淳

和之性長居秦地故為秦奢侈風俗所移易 翰曰昭

襄始皇二主也言賓實秦人習秦之風但夸宮館保河

山識始皇虐害天下崇其奢侈安知我大漢云為之意

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耆而創萬代

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善曰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

劍取天下高祖五年誅項羽故曰數耆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市四時曰耆六籍六經也封禪書曰六經載籍之

傳左傳曰籍談司晉之典籍濟曰元始也奮起也布衣庶人之服皇大也言漢始起庶人之服以登大位晷年也創猶建也六籍六經也靡無也言數年間建萬代之業雖六經前聖無能紀述當此之時功

五臣作攻

有橫而當天討

五臣作計

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入勢

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

五臣作托

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

計不得以已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

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母令後代有以加也上說之銑曰橫逆不順也言當時攻討雖橫逆而順天人也天下初定故婁敬說帝都西以就險蕭何權立宮殿以重威時豈太平而

安之計不得
己而居之

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

乎

善曰言吾子不覩度勢權宜之由反以後嗣末造而

自眩曜不亦暗乎言暗之甚也儀禮曰願吾子教之
鄭玄曰吾子相親辭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稱良曰吾
子謂賓也顧反末無造成也言賓曾不足覩權宜之理
而反眩曜後嗣無成之事以為美是暗也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

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

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
并號永平孝明年號淮南子

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曰太清
無為之化翰曰子謂賓也監示也太清謂無為化也

將述二帝之理示無為之化以變賓惑亂之志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

致誅六合相滅

善曰漢書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
子也初居攝後即天子位賈逵國語注

曰祚位也尚書曰我則致天之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向曰言莽作逆以絕漢祚言天意人事同亂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六合之內以相殘滅

壑無完

栢

柩郭

字

因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

善曰尚書曰生民保

厥君杜預左氏傳註曰幾近也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禮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杜預左傳註曰郭郭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史記曰周孝王分非子土為附庸邑秦至始皇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自立為西楚霸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翰曰幾近泯盡亡無也言王莽亂時生人近無鬼神盡絕完全郭郭罔無也無全柩者皆遇害死也無遺室

謂被焚燒崩摧也。厭猶積也。言人肉積原野，人血流川谷，比于秦末項羽之災，猶未及此之半。言自書契已來，不同。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紀。

皇

善曰：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言百姓兆人訴天地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天命降監。」

下民有嚴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向曰：聖皇光武也。言下人苦莽之亂，號泣上訴於天，天亦懷而下視，故致天子之命於光武也。監示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

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

音真 善曰：謂光武

也。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諱秀，王莽末，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為之渠率，上遂率舂陵子弟隨之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上入昆陽城，中兵下昆陽，殺少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二公兵

到遂還昆陽城時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奔陳二公大奔
北殺王尋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二公大衆遂潰
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涇水為之不流爾雅曰疾雷
為霆左傳曰吳子之弟蹇由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雷
憑怒濟曰握持也乾符亦伏符也關開也坤珍洛書
也皇圖謂河圖也稽考也帝文天文也憤怒也赫然怒
莽之亂起義兵誅之天下應之如雷擊破莽遂超大河
兵於昆陽城也憑盛也言怒盛如雷震震

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善曰東觀漢紀曰聖公為天子以上為大司馬遣之

河北安集百姓尚書曰至于北岳東觀漢記曰諸將請
上尊號皇帝于是乃命有司設壇場于瀉之陽千秋亭
五成陌皇帝即位改鄼為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車
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
立號銑曰大河黃
河北嶽常山跨據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

音狄

善曰禮記曰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淮南子大

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樂緯曰殷湯改制易正蕩

滌故俗向曰紹繼也言百王屯難之後而

光武繼之蓋滌猶除也言造化始除其惡法

體元立制

繼天而作

善曰左傳曰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為一謂之元何曰君之

始元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

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神

農氏作

濟

系計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

曰元善也

無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善曰爾雅曰系繼也漢書劉向高祖頌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

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東觀漢記曰光

武皇帝高祖九葉孫漢書王太后詔曰奉天地而成施

化羣生而茂育漢書曰羣生嚶嚶音湛國語曰古曰在

昔昔曰先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

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良曰唐堯漢之先言光武繼唐堯之統接前漢之緒茂育猶滋養也恢大也言滋養羣生大復前後之疆宇勲功也在昔謂先人也三五三
皇五帝 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

一聖之險易云爾

五臣有而已哉字 善曰險易喻治亂也周易曰辭有險易 良曰方軌

並跡猶齊駕也紛綸衆也后辟皆君也險易喻理亂也言光武勝三皇五帝之功豈與衆君齊迹而取近古一

聖治亂之法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

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

皇德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易曰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詩序曰厚人倫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始畫八卦曰建武年號也革改肇始也言建武元年天地改命夫婦父子君臣人倫之徒皆以更始亦猶伏羲畫八卦之後以成父子君臣之道以立大德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善曰

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曰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剡木為舟剡木為楫禮記曰聖人殊徽號異器械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黃帝名軒轅濟曰輿車也器樂器也械兵戈也言今創作此物即與黃帝同功軒轅黃帝之姓

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

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周易曰湯武革命

應于天而順乎人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于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湯伐夏桀桀奔于鳴條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為武王伐殷紂紂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毛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濟曰言我冀行天罰以誅王莽乃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與湯武伐桀紂同事明其功業

興之則焉

善曰尚書曰盤庚遷於殷史記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

行湯之政然後殷復興謂盤庚為宗班之誤歟濟曰盤庚居河北後渡河南居成湯故都殷道復興言今居河洛亦中興之則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善曰尚書召誥曰王來紹

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出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跡
向曰即就也土中洛陽不階尺土也言我今就洛陽而都有成王太平之制度

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

善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

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向曰

階因也光武不因尺土之封不執一人之柄升天子之

位與高祖同

克

五臣作克

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

善曰論語曰克

已復禮為仁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尚書曰允恭克讓漢書曰孝文皇帝高

帝中子也荀悅曰諱恒

銑曰克節允信也言

憲章稽

節已復禮奉承終始行恭信之道與文帝同

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

符言九葉封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粵若稽古帝堯漢書武紀曰上登封泰山又宣紀曰尊孝武皇

帝廟為世宗廟向曰憲法也言法其舊章考其古事

封岱山也勒成謂功成而勒石也儀儀禮也封禪之儀

炳然與武帝同也

世宗武帝廟號

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

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

洽盛三雍

平

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

平

鴻藻信

五臣作申

景鑠

傷酌

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

善曰東觀漢紀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東海王為
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
武皇帝于明堂祀畢登靈臺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
禮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
雍明堂靈臺也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
始服冠冕衣裳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
曰袞卷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為光武起廟號世祖廟
東觀漢記曰孝明詔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

予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子樂正樂官曰太子樂官以應圖讖翰曰眇遠也該備也言按六經校古人之德今先武過遠之言仁聖之德帝王之道咸備於光武銑曰熙光明也洽合也言光武既明而明帝繼之故曰重熙累洽也三雍講禮之處袞龍朝服畫龍于上鴻大也藻文章也景大也鏤美也謂申大美于光武廟也雅樂正樂也言明帝脩禮崇樂乃動大輅遵皇衢省神人允洽羣臣有序以相敬肅

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

幽善曰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收也謂天子巡行守收也有無謂風俗善惡也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翰曰大輅天子法駕言動法駕遵天子之衢衢道也省方觀四方也巡

狩循行守牧之人謂察四方之士觀諸侯之政窮盡也
覽盡萬國土物之所有無被及也燭照也考聲教所及
幽遠之處則以皇明照之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

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

五臣無之字

善曰論語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他皆類此
向曰言增周之舊制以修洛邑巍巍翼翼中法度也
總統也言修飾漢京於諸夏之中以統八方之極

是

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善曰言奢儉合禮故奢者不可而踰儉者不能更侈

濟曰此城內宮室闕庭光色美麗正合禮度奢者居之
不可踰儉者見

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

五臣作順

流泉而為

之不以為侈

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

靈囿

善曰順流泉而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為填毛詩曰魚在在藻蘋亦水草故連言之說文

曰潛藏也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毓與育音義同毛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濟曰因原順泉不穿築也蘋藻水草潛藏也言可藏魚也圃博也言豐博之草可養獸也梁鄒靈圃詩篇名

若乃順時節而蒐

以美儉也制同義合言與此詩意合

搜

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善曰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又曰大閱簡車馬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風國風騶虞駉騏是也雅小雅車

攻吉日是也良曰言因蒐狩之時簡兵講武則依王制風雅之節王制禮篇名也風雅詩小雅章

虞覽駟驥

姓

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

善曰毛詩

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又曰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潔瀆言之故託於乘輿銑曰歷覽皆觀也嘉善也騶虞駟驥車攻吉日皆風雅章名禮官掌禮之官整儀於是發鯨魚銜坑華鐘善曰尚書法也乘輿天子也於是發鯨魚銜坑華鐘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為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也

向日取其相感而鳴發舉鏗擊也

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

林麗離和鑾

玲瓏

力經力東

天官景從寢

五臣作祓音浸

威盛容

善曰周禮曰巾車掌玉輅周易

曰時乘六龍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劉歆七略曰羽蓋琴麗紛循悠悠說文曰琴大枝條琴灑也周禮曰巾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鑾和為節鄭玄曰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鈴也埤蒼曰玲瓏玉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焦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稷威寢其威武也祓或作寢和或作蘇翰曰玉輅玉飾車也時龍隨方色之馬凡稱龍者美馬之言也鳳蓋羽蓋也琴麗玲瓏貌和鑾鈴也玲瓏玉聲也天官冢宰百官也景影也言如影隨又景慕也言慕聖王之道而從之祓盛也謂盛其威容

山靈護

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

善曰山靈山神也屬御屬車之御也方神

四方之神也韓子曰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

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風俗通曰雨師畢星也

風伯箕

星也千乘雷起萬騎紛紘元戎竟野戈鋌

蟬彗桑雲

羽旄掃霓旌旗拂天

善曰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說

文曰鋌小矛也又曰彗掃竹也左傳曰晉人假羽旄於

鄭

濟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紛紘多也元大也戎

兵也竟滿也戈鋌矛稍也彗掃也羽

焮焮念炎炎楊光

旄可以麾衆也掃霓拂天言高也

飛文吐燭生風欽

荒野歆

普悶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

之搖震

音真善曰說文曰焮火華也字林曰炎火光也說文曰欽吸也歆吹氣也公羊傳地震者何

地動也

濟曰焮焮炎炎旌旗貌飛揚光彩成其文章

燭光也欽歆猶吹吸也言車騎儀節之盛可以吹吸山

野之氣蔽奪日月之明搖震皆動也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

五臣作按

屯駢

步田部

曲列校隊

徒對

勒三軍誓將帥

善曰毛詩曰陳師鞠旅漢書音義臣瓚曰律說云勒

兵而守曰屯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駢猶併也漢書曰從胡人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擊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百人為一隊銑曰中囿苑中也駢併也謂陳師衆併部曲列成校隊勒誓皆教令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

車霆激驍騎電騫

善曰毛詩曰鉦人伐鼓鉦之成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師出以律三申令之

重難之義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毛詩曰輶車鑣鑣毛萇曰輶輕也說文曰驍良馬也向曰伐擊也言舉烽擊鼓以申令三驅驅逐也三驅之法背已及左右馳者皆逐之向已捨之故曰三驅驍勇也霆激電騫言

疾也 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弟禽轡不詭遇飛者不

及翔走者不及去

善曰左氏傳曰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

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汝乘王良曰不可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說文曰睨視也銑曰由基善射者范氏善御者睨迎視也詭異也言射者不迎視其禽御者不詭異以隨物言車騎輕捷鳥獸不暇翔去而至殺不必盡殺去也

指顧倏忽

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

宛

餘足士怒未漆

薛先驅復路屬車按節

善曰倏忽疾也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鄭玄禮記注曰

極盡也爾雅曰盤樂也踧屈也先驅則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漢書音義曰大駕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子虛賦曰繁節未舒翰曰指頤指麾迴顧也倏忽言疾也獲車載禽車實滿也言指麾之間所獲已滿車矣然不極其樂不盡殺物踧屈也漆散也先驅天子行以靜道也按節猶抑志也言馬之足力有餘士之憤怒未散以先驅既復其於

歸路屬車之士皆抑志隨之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

祇懷百靈善曰左氏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麋鹿麋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也周禮曰太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向曰薦進也效猶報

也同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善注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升靈臺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周書曰明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馬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樂頒度量禮記曰天子辟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之驗也良曰覲見也緝熙光明也宣布也言見羣臣于明堂以揚光明之德布天子之風靈臺觀祲之臺祲氣也休美也徵應也言天子升此臺觀氣以考美應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善曰周易曰庖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銑曰象比也言俯仰觀天地之象以比其身思與合目中夏而布德瞰苦暫四裔而抗稜西溫河源東澹徒敢

海濬

純

北動幽崖

宜

南曜朱垠

音銀

善曰禮記曰布德和令字書曰瞰望也

漢書詔曰投諸四裔又曰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漢書曰漢使張騫窮河源案古圖書名河所

出曰崑崙墟毛詩曰寘之河之湄兮毛長曰滑崖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垠南方也甘泉賦曰南煬丹崖

向曰目見瞻望也中夏中國四裔邊荒也言舉德以威之稜威也河源河所出也海滑海畔也崖垠皆畔岸

也盜濫動曜皆威德振燭之貌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

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讐章涉水慄奔走而來賓善曰孝武

耀威匈奴遠懾孝宣修德呼韓入臣舉前代之盛猶不如今說文曰讐失氣也濟曰鄰近也界絕謂絕遠不

相近自孝武孝宣帝以來不能遠綏哀牢開永昌善曰東觀

漢記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也銑曰綏安也餘同善注春王三朝

僑陟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

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

善曰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

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三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覲曰同賈逵國語注曰膺猶受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他皆類此毛詩曰因時百蠻也翰曰三朝歲月日之朝歲謂元日會同皆諸侯朝聘之名也言元曰諸侯外藩各以圖籍珍寶而貢爾乃盛禮興焉天子受之乃設禮樂以安撫諸夏百蠻

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

帝容

善曰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繇役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洛陽官舍記有雲龍門尚書曰百寮

師師又曰班瑞于羣后濟曰雲龍門名贊助也盛崇禮樂無供帳具陳於門庭列百官以助諸國君也究盡

也言盡帝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

珍御太牢饗

音香善曰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毛詩曰我

有旨酒說文曰鍾酒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漢書音義曰觴爵也珍八珍也大戴禮曰牛曰太牢何曰庭實器物千品言多也旨美也鍾罍觴皆酒器也珍味也御食也太牢牛也謂饗羣臣

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

苦鉤

呼

管絃

于煜

音育

善曰蔡邕禮樂志漢樂有四品

萌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鍾鐃也石磬也土

壎也草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禮記子貢曰鍾聲鏗鉤亦聲也煜煜聲之盛

翰曰食

舉雍徹皆樂名太師官也鏗鉤聲也曄曄樂器之光也

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

八佾韶武

五臣作舞

備泰古畢

善曰左傳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

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為律陰為呂此十二月之氣也尚書禹貢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泰古泰古之樂也 翰曰八佾韶舞皆樂名太古謂上古樂也畢盡也言

四夷間

古

奏德廣所及僭

禁

侏賣

堯離罔不具

五臣作俱

集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間迭也毛萇詩傳曰僭四夷之樂大德

廣所及也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侏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僭毛萇詩傳曰東夷

之樂曰蘇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
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良

曰間迭也傑侏瓯離四夷樂名言四夷
迭奏此樂無不具集於庭是德廣所及萬樂備百禮暨

皇歡浹羣臣醉降烟

因

煴於調元氣

善曰毛詩曰烝界祖妣以洽百禮周

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
地八卦孳也銑曰萬樂百禮廣言之也皇天子也浹

霑也言天子之歡霑及羣臣皆醉和樂
之氣感天而降烟煴烟煴即元氣也

然後撞鐘告罷

百寮遂退

善曰撞猶擊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則撞
裂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

向曰言擊鐘告

罷百官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
居本位也

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

善曰孝經曰故得萬國之
歡心史記太史公曰成王

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於民尚書
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濟曰怠惰也東作務農也言
天子觀萬國之歡樂咸沐浴我膏澤自懼生奢侈之心而惰於農務乃申舊章下明詔命

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
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
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任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

尚素玄恥織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

於淵

善曰左氏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

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淮南子曰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

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禮記曰女織紵組紃杜預左氏傳注曰織紵織繒布也毛萇詩傳曰耘除草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殺也莊子曰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高富貴也良曰舊章謂勸農之詔下之者言下於人太素質樸也命有司布其法度明節儉質樸之風濟曰除後宮之美麗減乘輿之服御止工商淫巧之物盛農桑之事耕耘除草也陶瓦匏瓠也皆以為器珍貴捐棄也捐金於山沈珠於淵言各歸本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

利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

善曰揚雄集曰滌瑕蕩穢而猶若然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字書曰穢不潔清也淮南子曰鏡太清者視

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于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至人之治

也除其嗜欲優游委縱又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尚書傳曰天子諸侯受命于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銑曰瑕穢惡也鏡清淨也寂寞無外慮也言百姓承天子淳樸之化滌盪穢惡恬然無慮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優游自得如金玉之溫潤

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說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韋昭曰小於鄉曰聚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又曰獻酬交錯論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毛詩序曰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銑曰學校庠序皆學名也如林盈門言多也獻酬之義相酬也俎豆禮器也交錯莘莘多美也言四海既多學

校皆手舞足蹈歌詠仁德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

黨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善曰毛詩曰儋爾邁

且飲酒之飫毛萇曰不脫屣升堂謂之飫薛君韓詩章

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坐者謂之晏尚書曰玄德升

聞乃命以位字林曰謹美言也淮南子曰聖人執中含

和不下廟堂而行于四海向曰登降猶揖讓也食飽

而飲酒曰飫晏也玄遠也謹美也言宴既畢因嗟

美玄遠之德皆和合樂頌之聲以稱時代之盛今論者

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

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善曰尚書有虞書夏書毛

詩有周詩商頌周易曰古者庖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

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濟曰清濁善惡也言西都賓徒知論說古書不能精辨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善惡盡我大漢之所由

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善曰班固漢書游俠傳論曰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濟曰末流謂奢侈也言子但識舊典徒馳騁奢侈而已凡溫習故事而知其新者已為難能知德者鮮矣鮮少也且夫僻界西

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就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

輻湊

善曰史記曰秦僻在雍州毛詩序曰秦襄公能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

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為防禦文子曰羣臣輻湊張

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漢書上曰智略輻湊濟曰西戎西京也言西京偏僻以險為防禦豈知我處天地之中平坦通達使萬國歸之如輻湊轂言此所以折賓秦嶺九峻則工涇渭之川曷若

四瀆五嶽帶河汴洛圖書之淵

善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又曰泰山為東

岳霍山為南岳華山為西岳恒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銑曰曷何也言彼秦嶺九峻涇渭之徒何如我洛都有四瀆五嶽控帶河洛圖書之淵洛出書河出圖故言圖書之淵建章

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善曰漢書曰作建章宮度

為千門萬戶又曰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甘泉作益壽延壽館禮舍文嘉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向曰言彼作建章甘泉之宮以御列仙豈如我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哉太液昆

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善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

何所以宣德化也雍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翰曰辟雍宣德化之所擁水環之以象德教流行也言西京有太液昆明鳥獸之囿何如我辟雍宣布德化之富

游俠踰侈

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

善曰漢書曰秦地豪桀則游俠通姦

漢帝年紀曰禁踰侈爾雅曰翼翼恭也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多威儀也濟曰盛稱西賓游俠踰侈是犯義侵禮之事豈與我東都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威儀也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

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

善曰史記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

于鄭王者無外其言出何不能于母弟也良日子
謂賓也造至也言徒稱阿房造天不知我京洛有制度
知函谷之可關不知我王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計

然失容逡巡降階掾

徒頓

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

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

善曰說文曰矍驚視貌也公羊傳曰趙盾逡巡北面再拜郭璞爾雅

注曰逡巡却去也周書曰臨懾以威面氣悚悚猶恐懼也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濟曰主人述東都制度未畢賓乃驚視却行恐懼捧手告辭主人却令復位以授其詩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

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

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善曰揚雄相如辭賦之
高者故假以言焉非惟

主人好學而富乎辭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
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又曰不悱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向曰卒
終也謂賓授詩終業乃美之也言此詩事義實揚雄相
如之高也匪非也非但主人自好文抑亦遇太平之時
禮文可述小子賓自卑稱也狂簡猶妄作也言當時妄
作今不知所裁制也正道謂所授
詩也言既聞此詩請終身而誦之

明堂詩

於鳥昭明堂明堂孔陽

善曰毛詩曰於昭于天又曰我
朱孔陽向曰於嘆美之詞孔

甚也陽明也明堂
天子布政之宮

聖皇宗祀穆穆煌煌

善曰孝經曰宗
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毛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銑曰聖皇謂明帝也宗祀謂尊其祀曲於明堂之上穆穆煌煌和順

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善曰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圖曰蒼帝神名

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濟曰上帝天神宴饗宴其饗誰其配之世祖祀也五位五方神也時序謂各得次序

先武

善曰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先武皇帝配之左氏傳與人誦曰子產若死誰其嗣之

向曰誰可配上帝

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善曰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職來祭濟曰普天率土之濱各以其職助祭于此

歟緝熙允懷多福

善曰毛詩曰猗歟那歟又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兆人允懷又曰

永膺多福 濟曰猗歟歎美也允信懷
來也謂有此光明之德信來其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

商

聖皇蒞止造舟為梁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湯湯流貌毛詩曰方叔涖止又曰造舟為梁

翰曰

辟雍擁水環之故言湯湯涖臨止至也言天子臨至乃

編舟為橋

皤皤婆

國老乃父乃兄

善曰說文曰皤老人貌也禮記曰養國老

梁而度

於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

更應劭漢官儀曰天子父事三老

翰同善注抑抑威

五臣儀孝友光明於

烏

赫太上示我漢行

善曰毛詩曰威儀抑抑爾

雅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友毛詩曰於赫湯孫
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王欲以親戚之意望

于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毛詩曰示我顯德行翰
曰抑抑密也皇儀天子威儀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
友天子無父兄能善事三老五更亦為孝友矣洪化唯
於赫美盛太上天也言天示我漢家所行之事
神永觀厥成善曰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毛詩
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銑曰洪大永長
厥其也言我大化乃
唯神長觀其成功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宗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

行布序

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東觀漢記曰
永平二年詔曰登靈臺正儀度尚書曰休徵孔

安國曰叙美行之驗也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
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尚書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

銑曰經營也靈臺天子觀

氣候之臺崇高也帝明帝也爰於也言營此靈臺既高

天子勤力而升於此臺以考校歲時政理善惡三光日

月星五行金木水火土言三光通其精曜五行布其次

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繁庶武屢惟

豐年於皇樂胥

悉與反
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

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禮斗

至宋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毛詩曰興雨祁祁

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韓詩曰帥時農夫

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蓁蓁者莪

薛君曰蓁蓁盛貌也尚書曰庶草蕃庶毛詩曰綏萬邦

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又曰君子樂胥良曰習習祁

祁風雨和貌百穀庶草謂非一種也蓁蓁蕃庶皆盛貌

屢數也言能使風雨以時百穀草木皆盛故

數致豐年於美也美我皇家之樂胥助語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許妖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紆煥其炳兮被龍文

善曰說文曰歆氣上出貌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

出王雒山漢書曰武帝為人祠后土營旁得鼎有黃雲

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

承休無疆也濟曰廬江熊山破得寶鼎深湖出黃金

鼎故言嶽修貢川效珍也景光也言鼎之光色歆然出

雲而紛紆焉煥美炳明也

龍文謂鼎上鏤為龍文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

彌億年

善曰東觀漢記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濟曰祖廟先武廟也聖神天地神也言以

此鼎升宗廟享天地以明神靈之德彌過億萬年也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年白雉

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鳥神雀屢臻降自京師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絃曲璚王逸曰翹羽名濟曰啓開也靈篇即瑞圖也光武時日南獻白雉明帝時獲素鳥皓白也奮振翹英羽也言此白雉素鳥振發其白羽容色潔白明朗也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

於美也淳精言不雜

膺天慶

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公河圖曰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

之慶也問曰皇德漢皇之德侔等也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言今獲白雉明我皇等成王之德膺當也言代

祚延長而當
上天之福慶



文選卷一